

目录



引言 偶像工厂

第一章 所有你曾经想要的东西

第二章 爱情不是你全部的需要

第三章 金钱改变了一切

第四章 成功的诱惑

第五章 权力与荣耀

第六章 隐藏在生活中的偶像

第七章 假神的末路

结语 认清并拆除你的偶像

感谢

附注

参考书目

作者简介

引言



偶像工厂

在这世界上的偶像比真实的事物还多。
——录自尼采的《偶像的黄昏》(Twilight of the Idols)

奇特的郁闷

在 2008 年中经济危机开始以后，发生了一连串自杀的悲剧，都是发生在那些以前既有钱、又有关系的人身上。美国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的代理财务长，在家中的地下室上吊自杀；美国最大的房地产拍卖公司——谢尔登古德公司——的执行官，在他红色的豪华捷豹跑车中饮弹身亡；一位法国的财务经理，负责管理许多欧洲皇室与名门贵族的财产投资，于马道夫诈骗案中损失了十四亿美金，他在麦迪逊大道的办公室里割腕自杀；汇丰银行的一位丹麦籍高阶主管，于伦敦的骑士桥酒店、五百英镑一晚的套房中，穿著睡衣上吊自



杀；一位贝尔斯登公司的高阶主管，在得知摩根大通银行买了他已破产的公司，但决定不再雇用他之后，吞服了大量的药，然后从二十九楼的办公室跳了出去。他的一位朋友说：“贝尔斯登公司的这件事……彻底粉碎了他的心灵。”^(注1)这些残酷的情景仿佛再现了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的惨状。

在1830年时，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记下了他对美国的著名观察：他说有一种“奇特的郁闷萦绕著那些在丰富之中的居民……”^(注2)。美国人相信物质繁荣可以平息他们对快乐的渴望，但是这种盼望只是个幻觉，因为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这世界上不完美的喜乐，永远无法满足人心。”^(注3)这种奇特的郁闷虽以各种的方式显出，但都引到相同结局，那就是绝望——那种遍寻不获的绝望。

伤心与绝望是不同的；伤心是源于失去了某件好东西，其痛苦可以用其他的事物来抚平和安慰，因此如果你在事业上遭受到挫折，还可以在家中找到安慰而得以度过。但绝望则是无法被安慰的，因为它是源于失去了一件**终极**的东西。当你失去了终极的生命意

义和盼望时，没有其他的事物可以帮助你度过，因此你的心灵就破碎了。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奇特的郁闷”，以至于它甚至在景气狂飙的时刻就已经穿透进我们的社会中，而在繁华不再时它就完全转为绝望？托克维尔说它是源自于追求“世界上不完美的喜乐”，并且把整个人生建造于其上。这就是**偶像崇拜**的定义。

一个充满偶像的文化

对现代人来说，“偶像崇拜”让人想到的是原始部落的人在泥塑木雕的像面前屈身俯伏膜拜。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对古希腊罗马世界的文化有生动的描述：每个城市都有其喜爱的神明，并且有为之建造的神坛以供人膜拜。当保罗到雅典时，他见到整个城市充斥著各种神明的像(使徒行传 17:16)，其中以巴特农神庙的雅典娜女神(Parthenon of Athena)为首，公共场所里还有其他各种神明，例如掌管美丽的女神阿芙洛蒂特(Aphrodite)、战神亚里斯(Ares)、掌管生育和财富的女神阿尔特密斯(Arthemis)、工艺之神赫菲斯托

斯 (Hephaestus) 等等。

我们当代的社会和古代的社会在根本上并无不同，每一个文化中都有它们各自的一套偶像，和其“祭司阶层”、图腾、礼仪，而且也有其“神坛”——不论是办公大楼、美浴中心、健身房、技艺工作室或是运动场——人们奉献于此，为了得著美好生活的福气，或为了避免灾害的来到。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和我们的社会中，或多或少存在著掌管美丽、权力、金钱和成就的神明，但它们的形像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可能没有真的向掌管美丽的女神阿芙洛蒂特屈身下拜，可是许多年轻女性却过度地关注自己的身体外观，以至于陷入忧郁症和饮食失调之中；我们今天可能没有真的给掌管生育和财富的女神阿尔特密斯烧香，可是当金钱和事业的地位无限上升时，我们就好像是在用孩童献祭一样——为了得到事业上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财富与名声，我们就忽略了家庭和社会的需要。

当纽约州长思必策 (Eliot Spitzer) 因召妓事件而自毁前程时，《纽约时报》的评论家布鲁克 (David Brooks) 注意到，我们的文化产生出一群有“阶层与人

际关系不平衡”的高成就族群：他们拥有很好的社交技巧来建立与上司和老板的“垂直性关系”，但却缺乏技巧来建立与配偶、朋友和家人的“水平性关系”。“有数不清的总统候选人宣称他们是代表家庭而出来竞选的，但事实上他们的生命时光却几乎完全放在远离家人的竞选旅途上。”当年日飞逝，他们在沮丧中体会到“荣华如画饼之充饥，斯人毕竟憔悴孤独”^(注4)，但此时他们的配偶和儿女都已与他们十分疏离，而他们为了疗伤止痛，便发展出婚外情或做出其他极端越轨的事，来医治内心的虚空，最后造成了家庭破裂或发生丑闻，或两者都有。

他们为了成功之神的青睐，虽然牺牲了所有却还意犹未尽。自古时起，这种嗜血的神明就难以令它满足，迄今丝毫没有改变。

心中的偶像

在过去二十年中，网路公司崛起，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产生泡沫经济，那时若要说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服人的；但是到了2008-2009年的经济大崩溃时，

所谓的“贪婪文化”就彻底现形了。贪婪并不只是有不良的行为而已，而是如使徒保罗许久以前所说的：“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歌罗西书 3:5）他的意思是说，金钱可以披上神性的特质，让我们与它之间变成敬拜与顶礼的关系。

金钱也会成为一种心灵中的瘾癖。它就像所有的瘾癖一样，受害者都不知道其作用到底有多大。我们越来越想去冒险得到那越来越达不到的满足，直到我们崩溃为止；而当我们开始复原时，又不禁会自问：“我们以前是怎么想的？我们怎么会那么盲目？”我们如从宿醉中醒来一样，完全记不得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会失去理智地做这种事？为什么我们会完全看不见什么才是对的？

圣经的答案是：因为人心是一个“偶像工厂”^(注5)。

当大多数人说到“偶像”时，想到的是那些实际的塑像，或是考威尔（Simon Cowell）所钦点的下一位流行音乐明星（译者注：考威尔是“美国偶像”及“英国达人”等才艺节目的著名评审）。虽然世界上有许多地方仍保有传统的偶像崇拜，但是我所要说的是内心的

偶像崇拜，那是普遍存在于人心中的。在圣经以西结书 14:3 中，上帝论到以色列的长老说：“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这些长老们一定会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回应上帝：“偶像？什么偶像？我没有看到什么偶像！”然而上帝所指的是人心将一些美好的东西——例如成功的事业、爱情、财产，甚至家庭——转变成终极的目的。我们的心将它们奉之为神明，以它们为生活的中心，因为我们以为只要得到它们，它们就可以提供给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保障、安全和满足^(注6)。

《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这部书或电影故事的中心物件是一个黑暗魔君索伦的权能之戒（Ring of Power），它会败坏任何想要使用它的人，无论其动机是如何地好。这个戒指就如史匹教授（Tom Shippey）所说的一样，是一个“心灵扩大器”，它会将心中最深的渴望，放大到偶像化的比例（译者注：史匹教授是研究《魔戒》作者托尔金〔J. R. R. Tolkien〕的专家）^(注7)。《魔戒》中有一些好的角色，他们想要使受奴役的得到自由，或想要保存他们的领土，或想要用公义惩罚作恶的人。虽然这些都是好的目标，可是这权能之戒会

使他们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不惜做出**任何**的行为。于是这就将好事绝对化，以至于颠覆了所有其他方面的忠贞和价值。戴上这个戒指的人会被它无限增强地奴役，并且会沉溺于它，就像不可一日无之的偶像。因为我们的生活必须要拥有它，所以它就驱使我们打破曾经奉行的原则，不惜伤害别人与我们自己以得到它。不论是在托尔金的小说或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偶像就是属灵上的瘾癖，至终会引我们到可怕的邪恶之中。

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偶像

有一些文化时刻——例如爆发许多自杀事件的现在——会为我们带来做醒的机会，因此现在很多人比较容易接受圣经中对金钱的警告，即金钱可能会变得不只是金钱而已，它会变成改变生命、塑造文化的神明，变成令崇拜它的人心碎的偶像。但不幸的是我们只注意到贪婪的问题，以为那是“有钱人”的问题，却忽略了最基本的真理：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偶像，而且所有东西都已经成为偶像了。

世界上最著名的道德规范就是十诫。十诫中的第一条是：“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 20:2-3）这句话自然引出了一个问题：“‘别的神’是指什么？”答案就是：“雕刻偶像……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出埃及记 20:4-5）。这包括了世界上的所有东西！大多数人知道我们会把金钱当作上帝，或把爱情当作上帝，但其实生命中的**任何**一样事物都可能成为偶像，或说是成为上帝的代替品，即假神。

我最近听到一位野战军官的故事。他因为过度地要求部队的体能和军事训练，反而破坏了士气，后来在一次战斗中，因著沟通破裂而导致死伤惨重。我认识一位女士，她在成长过程中经历到贫穷，因此当她长大成人以后，为要追求经济上的保障而错过许多美满姻缘的对象，后来她嫁给一位她不爱的有钱人，但不久之后就以离婚收场，而她也就陷入自己最害怕的经济困难中。有些大联盟的棒球球员为了把球打得更好，能跻身棒球名人堂，就服用类固醇等禁药，最后

不但身体受到伤害，名誉也受到更大的损失，下场比他们安分守己时还更糟糕。这些人原本想将幸福快乐建筑在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上，但最后这些东西却变为他们手上的尘土，**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尘土**。在以上每一个例子中，一件美好的事物被膨胀到超级重要的程度，因此它就压过一切能与之抗衡的价值^(注8)。但是这些假神总是令人大失所望，而且常常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这样说来，想要军队有训练、经济有保障，或是运动上卓越，难道都不对吗？绝不是的！这些故事都向我们指出一个通病，那就是当我们听到圣经中拜偶像的概念时所会犯的一个错误：我们常以为偶像都是不好的东西，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东西越好，我们就越希望它能满足我们深处的需要和期望，因此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能变成假神，特别是那些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

如何制造一个假神

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对你来说——任何比上

帝更重要的事物，任何比上帝更吸引你的心和你的幻想的事物，或任何你以为可以藉之得到你所想要之东西的事物，但其实那些东西是只有上帝能赐给你的^(注9)。

假神就是任何在你生命最中心、也最重要的事物，你若失去了它就会感到生命没有价值。因为偶像在你的心中具有控制的地位，所以你会不假思索地将热情和精力、感情和金钱都花在其上。这个偶像可能是你的家庭和儿女、事业和赚钱、成就和赞赏、“面子”和社会地位；它也可能是爱情、同侪的接纳、能力和技术、安全和舒适的环境、美丽、聪明、伟大的政治或社会理想、道德、品格，或甚至是在基督教事工上的成效。若是你人生的意义仅在于解决别人生命中的问题时，一般会称这种情况为“互相依附”（codependency），但其实这也是一种偶像崇拜。简言之，任何一件事物都可能会成为偶像，只要当你看到它时心中最深处会感到：“如果我拥有了它，我的人生就有了意义，我就知道自己是是有价值的，也会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和有保障。”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描述出这种我们和那件事物的关系，而其中最合适的描述也许就

是“崇拜”二字。

古老的异教将万物都看成是神明，但这现象只是一件简单的事实，并没有什么希奇。他们有性欲之神、工作之神、战争之神、财富之神、国家守护神——在他们的描述中，人的内心或生活里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有一位神明来统治或服务人。但是，如果你真的将心中或生活中的事物“神化”，那么你就是崇拜偶像了。举例来说，拥有美丽的外貌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你让“美丽”成为生命中或文化中最重要的事，那么你有的就不只是“美丽”，而是有了掌管美丽的女神阿芙洛蒂特了。这时你会看见许多人，甚至整个文化，都在为外貌而苦恼，并且为了外貌而过度地花费时间和金钱，又愚蠢地以此标准来衡量人。由此可见，如果有任何事物比上帝更能根本地影响到你的快乐、生命意义和自我认同，那它就是偶像了。

圣经中对偶像的概念是极为精细而复杂的，它包含了理性、心理、社会及灵性等方面。有个人层面的偶像，例如爱情、家庭、金钱、权力、成就、健康、身材、美貌，或是能进入某个社交圈，或是在感情上被

别人需要等等。许多人想藉著这些事物得到人生的盼望、意义和满足，然而这些只有从上帝那里才能得到。

还有一些是文化上的偶像，例如强大的军力、发达的科技以及繁荣的经济等等。传统社会里的偶像包括了家庭、勤奋、责任及道德品格；西方文化中的偶像则包括个人自由、自我实现、个人富足及功成名就。这些美好的事物在社会中发展出不成比例的规模和力量，它们向我们承诺说，只要我们将生命建筑于其上，我们就会有保障、平安和快乐。

此外，也有智性上的偶像，它们通常被称为“意识形态”。举例来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洲知识份子普遍接受卢梭（Rousseau）的人天生性善之说，认为社会上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不良的教育和社会化过程。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粉碎了这个幻象。被称为英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之建筑师的韦布（Beatrice Webb）曾写道：

“在我的日记里——大概是在 1890 年吧？——某处有著：‘我把一切都孤注一掷地赌在人

性的良善上……’（三十五年后的现在，我意识到）人性中邪恶的冲动和直觉，是多么地久远——而你能藉著（社会）机制所改变的，又是多么地有限——例如对财富和权势的追求……除非我们能控制邪恶的冲动，否则没有任何的知识和科学会有效果。”（注10）

在1920年时，英国作家威尔斯（H. G. Wells）在其所著的《世界史纲》（*Outline of History*）一书中，肯定并赞扬人类的进步。但他在1933年所著的《未来的趋势》（*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一书中，却又为欧洲国家的自私与暴力而感到惊恐；他认为惟一的希望，就是知识份子要掌握和执行一种强制性的教育，强调和平、公正与平等。而到了1945年时，他在其科幻小说《黔驴计穷》（*A Mind at the End of Its Tether*）中写道：“人类喜欢自称为万物之灵，但他们已经……出局了。”威尔斯和韦布的问题出在哪里？他们是把部分的真理扩大成了包含一切的真理，即可以藉之来解释并改进所有事情的真理；我们若“把一切都孤注一掷地

赌在人性的良善上”，就是把“人性的良善”放在上帝的位置上了。

最后，在不同的职场中也有一些不能妥协的绝对价值，这些也成了偶像。举例来说，在商业世界里，因著要达到终极目标——利润——就要压抑个人的感情和特质；但在艺术的世界里则恰恰相反——为了要自我表现，所有其他的价值都可以被牺牲，而且还会将之冠以“救赎”之名，即认为人类所需要的就在于此，超乎一切之上。

这世界到处都充满了偶像。

爱、信靠与顺服

圣经用了三个基本的隐喻——婚姻、宗教、政治——来描述人心与偶像的关系：**爱偶像、信靠偶像与顺服偶像**（注11）。

圣经有时用婚姻的关系来讲偶像。上帝应该是我们真正的配偶，但当我们贪恋或喜悦上帝以外的事物时，我们就犯了灵性上的淫乱罪（注12）。爱情或成功可能会成为我们“错误的情人”，因为它们会使人感到

被爱和有价值。偶像占据了我们的幻想，所以只要看看我们在白日梦中都在想些什么就可以见到它们：我们最喜欢幻想些什么？我们最爱做的梦是什么？我们渴盼这些偶像爱我们，带给我们价值感，使我们有美丽、特殊和重要的感受。

圣经也经常用宗教的隐喻来讲偶像。上帝应该是我们真正的救主，但是我们却在个人成就或经济富有里寻找我们所需要的平安和保障^(注13)。偶像会让我们感到受控制，所以我们可以晚间在噩梦里看到它们：我们最担心什么？我们若没有什么东西就会失去活著的价值？我们误信这些东西会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就用一些“祭品”来讨好满足这些神明，渴盼它们能带给我们自信心和安全感。

圣经也会用政治的隐喻来讲偶像。上帝应该是我们惟一的主宰和元首，但当我们喜爱和信靠其他的事物时，其实我们就是在事奉它们。任何对我们来说是比较上帝更重要、更不能妥协的东西，就都成了奴役我们的偶像^(注14)。我们可以从自己最强烈的情感中看到这类的偶像：有什么事物会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愤怒、

焦虑或失望？有什么事物会使我们摆脱不掉罪咎感的痛苦？当我们感觉到我们必须拥有某些东西否则生命就失去意义时，这些东西就成了控制我们的偶像。

“不论是什么，控制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主宰。

寻求权势的人就被权势所控制；寻求被接纳的人就被他所想要取悦的人所控制。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生命，而是被生命中的主宰所控制。”^(注15)

许多被人认为是“心理问题”的，其实只是偶像崇拜而已。完美主义、工作狂、长期的优柔寡断、对别人的控制欲——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把美好的事物变成了偶像，以至于后来它们把我们逼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非得满足它们不可。偶像操控著我们的生活。

解除魔咒的机会

我们在前面提过，伤心和绝望有很大的不同：绝望是无法被安慰、不能承受的伤心，然而在大多数的

状况下，这两者的差别乃在于是否为偶像崇拜。有一位韩裔的商人因为损失了将近三亿七千万美元的投资而自杀身亡，他的妻子告诉警方说：“当全国股票市场指数降到一千点以下时，他就不吃饭但却狂饮了几天，最后决定自杀。”^(注16)在2008-2009的经济大危机中，我听到一位名叫毕尔的男士说，他三年前成为基督徒，现在他最终极的安全感已由金钱转移到与上帝的关系上，而这关系是藉著基督而建立的^(注17)。他说：“如果这场金融风暴发生在三年前，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面对，要如何才能继续往前走。但今天，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我这辈子从没有比现在更加喜乐。”

虽然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俗世界里，偶像——那些灿烂闪耀的神明——握有我们心中对它们的信靠，但是当全球的经济变得一团混乱时，许多我们多年所崇拜的偶像就在我们四周粉身碎骨、化为灰烬。现今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因为我们有了短暂的“解除魔咒”的经验；在古老的故事中，巫师会对人下魔咒，当魔咒被解除时，受困的人就有逃脱的机会。不过，能被解除魔咒的这种时机往往是个人性的，当我们看到自己寄以

重望的某些庞大企业或伟大理想或人物，不能实践（我们以为的）承诺时，我们才会觉醒。但像这样的时机极少发生在整个社会中。

我们若是要能脱离绝望而继续向前行，就必须分辨出在心里和在文化中的那些偶像。但这还不够；我们若要脱离假神的毁灭性影响而得著真自由，惟一的方法就是回到真实的那一位面前。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曾在西乃山上及在十字架上启示了自己；祂是我们惟一的主宰，只要你找到祂，就能得到真正的满足，而如果你曾令祂失望，祂也会真正地原谅你。